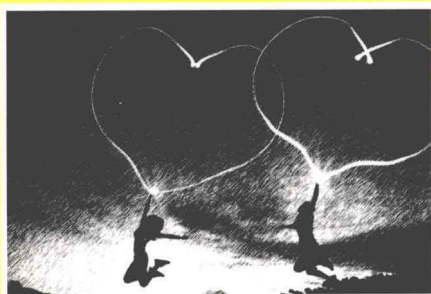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遇上你是我的缘

雨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遇上你是我的缘

雨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上你是我的缘 / 雨瑞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4 - 5

I. ①遇… II. ①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80 号

遇上你是我的缘

雨 瑞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4 - 5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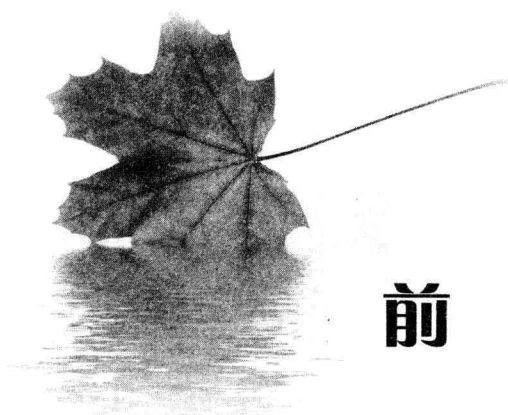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5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z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白眼狼	1
别说再见	4
神秘旅客	6
寻找阿凡	9
神探老汪	12
八公山豆腐传奇	15
老城旧事	18
妓盗奇缘	20
核心机密	23
神算云七	25
爱情故事	27
池公轶事	30
最佳杀兔方案	33
大师与高足	37
美丽的期待	39

逮“狗腿子”	40
失算	43
等着参加你的葬礼	45
盗墓者说之——舅甥	47
盗墓者说之——空棺	50
盗墓者说之——婉儿	53
盗墓者说之——邬三	56
盗墓者说之——莲花	59
桃子	66
断桅	68
故人	70
犯罪动机不明	73
高手	76
老人·少女·黄昏	78
官腔	80
大鲁轶事	83
捷径	86
进化	87
断弦	90
纱门	92
考察	94

开窍丸	97
菊花	99
奇病奇方	101
同学	102
转椅	105
特效药	107
写信	109
神医	111
战争烟云	113
最后的晚餐	115
遇上你是我的缘	118
同志	122
网恋	123
圈套	124
冷板凳	127
留在嘴角的菜渣	129
破镜	131
阴影	133
疑点	134
年度考核	137
猫	138

数落	140
情况	142
圆谎	145
生意经	148
故人查老五	150
苍白的星期天下午	153
春雨	155
第三产业	159
颠倒	161
桑水寨纪事——坎线儿	163
桑水寨纪事——多爷	165
桑水寨纪事——朵三儿	167
二叔姑	170
人民内部矛盾	173
人生 ABC	176
小镇王二爷	182



白眼狼

朗垂垂老矣！

朗是一条老狼的名字，它是大重山狼群的王。朗统治大重山狼群大约有十年的光景了。在这十年中，朗靠自己的利齿和钢爪，击败了无数次来自群内群外的想自立为王或想取而代之的狼中精英们的挑战，稳稳地坐在那至高无上的王者的位置上，过着令诸狼眼红的一言九鼎、八面风光、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美好日子。

然而，朗却终于老了。这是天下所有王者的无奈和悲哀！

当然，朗的垂老首先是它自己觉察出来的。多年以来，朗无需亲自参加像狩猎之类的容易暴露自身体力状况的活动。作为王者，它只需动动脑子，张张嘴，指挥指挥就行了。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需要它“御驾亲征”的，因此，它身边的狼们也就无从看出它的体能状况。前些年，有几头年轻力壮的公狼就是觉得朗似乎老了，体力不支了，这才起了“不臣之心”，斗胆向朗发起了挑衅。结果它们的推测和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致使它们当场血溅山林，身败名裂。多年以来，朗一直以静待动，以不变应万变，给狼们一种不怒而威、高深莫测的神秘印象。有时候，朗故意露出一些衰老的“破绽”，让别的狼觉得它似乎真的“不行了”。于是，一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便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跃跃欲试地向它挑战，结果全都是自寻死路，成了狼群中茶余饭后的笑料。

这一次，朗是真的感到自己老了。在弱肉强食的狼的世界里，衰老便是意味着死亡。现在朗唯一可做的，便是悄悄地物色一只可以平稳地接受自己的“禅让”、使自己得以全身而退的接班狼。这只接班的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凶悍威猛，足以服众；二是忠诚可靠，不会对老狼王不利。

在大重山狼群中，有两只年轻的公狼是比较优秀的。一只名叫河，



另一只名叫崖。这两只狼都体格健壮，凶猛勇敢，在狩猎活动中屡建奇功。而且，它们对于朗来说，是特别的忠诚，一切唯朗的马首是瞻，指到哪打到哪，从未说过一个“不”字。这两只狼，都是朗从小一手带大的，并手把手地教给它们搏击扑杀的本领。朗待它们，一向视为己出。二狼相比，相对来说，崖似乎更勇猛一些；而河呢，在日常生活中，对朗的关心似乎更周到更精心一些。比如有一次，有一只小狼为了讨朗的欢心，专程从几里路外取来了一竹筒山泉水，敬奉给朗解渴。当时朗很高兴，正要开怀畅饮，却被河一爪打翻了。河跪在朗的脚下道：“大王，您刚刚才临幸过一只美丽的狼妃，热血沸腾，经脉贲张，是万万不能喝这种冰凉的泉水的！”朗一听此言，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哎呀，要不是你及时提醒，险些出了大事！”

朗的体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天傍晚，它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玉叫到了自己的身边。在朗十多年的王者生涯里，玉一直充当着“军师”的角色。

朗将自己的计划和顾虑说了出来。原以为玉会大吃一惊，想不到玉竟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说：“是时候了。”

朗说出了自己在河与崖问题上的犹豫，让玉给参谋一下。玉低着头想了很久，用左前爪在地上划了一个字。朗伸头看看，是“崖”。

朗沉吟了一会，问道：“河不好么？”

玉点点头：“也好。只是——”玉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

“我看河的右眼角上有一块白色的翳。”

“那又怎么样？河的视力很好的呀！”

玉笑笑道：“我不是说它的视力不好。我只是听我的爷爷说过，凡是眼中生出这种白斑的狼，似乎都是不祥之物，它们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常常心怀不轨，因此，它们被称作是‘白眼狼’！”

“河可是一直对我忠心耿耿的呀？”

“是的。可您现在是王。我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它做了王，会不会……”

“不会，我信得过它！”朗笑笑道：“你呀，过于谨慎了吧？怎么能单凭眼睛里的一块小斑点就疑神疑鬼的了？”

玉叹了口气，道：“但愿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吧。”



正说着，却见河叼着一只野兔跑了进来。河将野兔放下，对朗道：“今天运气好，碰到了这只小野兔。我不敢私用，特来进献给大王。”

朗大为开心，得意地用眼角瞟着玉道“嘿嘿，怎么样？”

次日一早，朗召集狼群大会，郑重宣布将王位禅让给河。河在坐上狼王的座椅之前，先是郑重地给朗行了三拜九叩之礼，并宣布今后将尊朗为“太上王”。

三天之后，河命令崖带两只小狼去围猎野猪。崖等三狼在山上搜寻了一整天，也没找到野猪的踪迹，只好无功而返。令大家震惊的是，河在晚餐前宣布：崖违命不从，消极怠工，藐视新主，应予以处死！

朗一听，大吃一惊，忙上前求情，想不到河却冷着脸道：“太上王还是回屋里调养身体吧，这种闲事就不要多管了！”

又过了两天，河又突然宣布了一条决定：玉年老体弱，早已不能狩猎，只能干耗粮食。着令立即离开狼群，自寻生路。若再遇见，立即处死。

朗听说此事，又要去找河求情。可是河却压根不见它，只是让一只小狼带了一句话过来：“你要是再多管闲事，也请下山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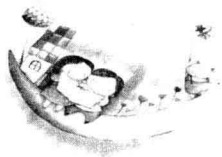
冬天来了，大雪铺满了群山。朗被“请”出了王宫，住进了一个到处滴水的山洞里。

一天夜里，突然有两只年轻凶猛的狼闯进了朗所栖身的山洞，四只绿莹莹的眼睛盯着朗看。朗感觉到大难将至的恐怖，色厉内荏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其中一只狼狞笑着道：“今年冬天的食物不足了，只好拿你这老皮囊给大伙儿充饥了。”

朗一听，怒吼起来：“我要见河，我要让河杀死你们这大逆不道的东西！”

那只狼笑得更厉害了，道：“老朗呀老朗，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想想，要是没有大王的旨意，我们谁敢对你下牙呀！”

朗不吭声了，只是从牙缝里进出三个字：“白眼狼！”



别说再见

她压根儿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他。要不是火车晚点，她此刻怕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

那一年他们在中原的一个小城镇里赌气分手，他在车站旁的一家餐馆里灌了半瓶烧酒，赤手空拳登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她在翌日凌晨，带着一包简单的行李和一肚子复杂的委屈也爬上了一列南下的车。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几成永诀。

其实分手后没多久他们就后悔了。彼此都记起了对方的许许多多的好处。于是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轻率，省悟到自己丢失了世间最最珍贵的东西。于是悔恨和惆怅山一般地压了过来。然而他们再也打听不到对方的下落。他们感叹天是那么的阔大，感叹人生的茫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彻底绝望了，便匆匆找了归宿。

其实他们从认识到分手，一共才半年时间。那时候，他们年轻、热情、勇敢、天真，像一团火，爱得真爱得深也恨得真恨得深。感情像清泉一般纯净，容不得一丁点的虚饰和杂质。而现在，他们成熟了，深沉了，对什么都见惯不惊，无动于衷了。生活仅用十年的工夫，就改变了他们。

他们明明知道此生此世难再相逢。他们深信有一天一旦真的相逢，他们一定会紧紧地拥抱，尽情痛哭一场，一吐数年积郁心头的幽情。然而，现在当真奇迹般地相逢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各自都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矜持。他们感到这次重逢来得太突然了，让人猝不及防。他们为自己那平静的表情和平静的语调而深深羞惭和悲哀。当年那火呢？那火呢！

“你成熟多了，也深沉多了。”他对她说。

“是吗？可我宁愿不要这成熟这深沉，我不要，不要……”她越说声



音越小，显得很凄切和悲哀。

“我也是。”他脸色有些怆然，倏地掠过一丝苦笑。

“那时候，我们真轻率。”她说。

“是的。人都有轻率的时候，可我们的轻率付出的代价太高了！那天我要是说一句‘原谅我吧？’，你会原谅我吗？”

“你呀，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原谅你了。”

“可你没说。”

“你也没说。”

“是的。我们都没说。”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你好么？”

“好。你呢？”

“我？”她凄然一笑。“也好。”

“真想不到。以前总觉得天好大好大，其实天是好小好小的。”

“是的，天真小。说不定，我们还会再见。”

“我想不会。干嘛还要再见？你已不是你了，我也不再是我了。其实这一次就是多余了，你说是吗？”她絮絮地说，眼圈有些潮。

他轻轻吁了口气，“是的。一个好美好美的梦，碰破了，再也不会复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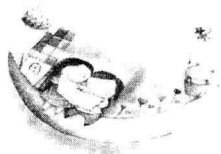
“是的。好美好美……”

铃声响了。

她提起包：“我该上车了，你上哪？”

“别问好么？我也不问。”

她点了点头，伸手抹去不知何时停驻在鼻翼间的一颗泪珠，努力笑了一下，默默朝他伸过手去。



神秘旅客

在大别山腹地，有一个小山镇，叫做枫树镇。镇上有一家新开的小旅馆，叫做“远客来客栈”。客栈的老板是个女的，姓林，大伙都称她“林嫂”。

这一天晌午，客栈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年轻人。这人蓬头垢面肮脏邋遢，且一脸的倦容，老远就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汗酸味。林嫂皱了一下眉，本想把他打发出去了事。可这人将身份证和一张百元的钞票往柜台上一推，说：“开间房，我要睡一会。”

做生意是要讲个信誉的。顾客就是上帝。不管这个“上帝”是美是丑，是阔还是穷。

林嫂将来人登了记，将楼上的一个房间钥匙交给了他，特别叮嘱道：“房里有淋浴，你冲一下再睡吧。”

那人含糊地应了一声，独自上楼去了。

自这人上楼之后，就再没了动静。晚上没下来吃晚饭，第二天早上还是没下来吃早饭。直至过了晌午，那个房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这时林嫂觉得不对劲了。便上去敲门。可敲了老半天，里边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一下林嫂慌了神，心想这人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便连忙给镇上派出所打电话。

不一会，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林嫂便将店里这个奇怪的旅客的情况作了汇报。两民警上楼去先是敲了敲门。果如林嫂所说，里面没有反应。于是，他们便让林嫂拿出了备用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进去一看，那个年轻人横四叉五地躺在床上，也不知是死是活。大家叫了几声，这人一点反应也没有。林嫂不由得紧张起来。这时，一位民警很有经验地用手拭了拭鼻息，说：“还有口气。快，打‘120’，送市医院抢救！”



没过太久，市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将这人抬了上去。林嫂怕有什么闪失，便随车跟去。

到了市医院，医生护士们立即将这人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输氧、输液、测血压、量体温，还做了心电图、脑电图和CT……可什么都做过了，却什么都正常。值班医生糊涂了：这个人患的是什么怪病呢？

这时候科主任过来了。科主任是留法的博士，也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专家。他看了看病人的各项检查报告单，用听诊器重新给病人听了又听，翻开病人的眼皮仔细看了看病人的瞳孔，又掐着病人的手腕数了数脉搏。半晌，主任舒了口气，站了起来。

林嫂急了，问：“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呀？”

主任笑了笑，道：“他没有病，他只是睡得太熟了！”

“睡着了？”众人面面相觑，无不愕然。

随车来的民警摇摇头，道：“他已经睡了快三十个小时了，怎么会还不醒？再说，这人一身脏兮兮的，又是赤手空拳，形迹太可疑了！他会不会是逃犯？”

这一说，大家更紧张了。林嫂掏出这人登记时用的身份证，递给民警，说：“这人名叫朱大军，你们给查查，到底是什么人！”

这位民警立马与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熟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上公安网上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名叫朱大军的逃犯，并把此人的身份证号报了过去。过了一会，对方打来电话，说网上通缉嫌犯名单上没有此人。不过，他倒是有个朋友也叫“朱大军”，是市消防支队的一个班长。“该不会是这位老兄吧？”民警那位熟人半开玩笑地说。

“能不能找到你那朋友的身份证号？”

“行，我到消防支队问一下吧。”

没大一会，这位民警的手机响了：“你好。我是市消防支队的支队长王中海。听说你们那儿留住了一个名叫朱大军的人，是吗？”

“是的。”

“他的身份证号是不是342401198201040013？”

“是啊！他是？”

“哈哈，他是我们的人，我也正在找他呢！他在你身边吗？让他听电话！”

“他已经睡了30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醒呢！”



对方沉吟了一会，说：“那就继续让他睡吧。为了扑灭三道沟的森林大火，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昨天中午，大火扑灭后，他跟我请了一天的假，说是要到附近看一位亲戚，想不到跑你们那儿睡大觉去了！这小子，挺会享福哇！”

听到这个消息，大伙儿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林嫂朝护士要了条毛巾，帮朱大军擦去了脸上的汗渍，又从兜里掏出昨天朱大军开房的一百元钞票，将钞票和那张身份证一起，悄悄地塞进了病床的枕头下面。然后，她伸手抹了一下眼泪，转身离开了病房。